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七十五回 奉赦命張三慶生 說陰功長貴感動

話說眾人等候濟公，一去不回，或有要帶回去的，或有要就此殺的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正在擾攘之際，忽見一人騎著馬，手中提著行燈趕到，大叫道：「丞相有令，恩赦張三，帶他回去。」張三一聞此信，就知道活了，心中不勝之喜。眾人跟著騎馬的人一路同至相府，張三瞧見門前「秦相府」三個大字牌兒已沒了，走進裡面，只有一個小小庭心，連大堂都沒了。方走到庭中，見濟公從裡跑出來，口中嚷道：「張三哥得罪了！吾方才要試試你膽，所以幻變秦相嚇你，並無別故，你莫要恨吾。」張三道：「你試吾膽子做什麼呀？」濟公道：「吾有用你之處，必須要見當朝第一個權要，姓金名純甫，他的威嚴與秦相彷彿。吾恐怕你見了他時說不出話來，所以到這裡來，請吾施主費東洋假扮秦相，把你從前拐騙情由作為罪案，借此試探你的膽子。其實那個新衣鋪中，自你走後，吾就差人如數把銀兩付清了。你進來罷。」張三至此方才大悟，跟著濟公進去。走至書房，見一人坐在那裡，濟公用手一指道：「這就是方才要殺你的秦丞相，你來見他罷。」那人聞言，即起身拱手道：「張大哥千萬莫要見怪，吾方才唐突，是奉著大師傅號令，不得不然。」說罷，又深深一揖。張三笑道：「這都是和尚一個人的鬼計，不干老兄事的。吾總恨和尚不應該不吝照吾，把吾嚇得魂不附體。」濟公笑道：「吾若吝照了你，那裡還試得出你的膽子！」說罷，就對費東洋道：「張三哥他從今天起，一直被吾害的酒飯沒人過口。你快快吩咐廚房排酒，待他吃飽了，吾還要同他商量緊要事情哩。」費東洋應諾，即時差人到廚房關切，叫他從速排酒，不到片刻，果然排上。三個人入席飲酒，直吃到三鼓以後，方才吃畢，濟公同張三就住宿書房中。張三吃了一天的苦，至此疲軟的不堪，又喝了些酒，更加困乏，一見牀鋪，就一骨碌倒下去睡著了。濟公見他真疲困，也就不去驚動他。到了明天一早，張三一覺醒來，見濟公已在那裡喝酒，連忙起身梳洗。濟公道：「張三哥，你來喝酒罷，喝好了，就要去幹事了。」張三道：「幹什麼事？」濟公道：「你倒已忘記了嗎？吾同你一塊兒出來，為著什麼呀？」張三道：「這件事你在大人跟前早已擔下來，不干吾事了。吾不過跟著你，同你一同走走罷了。」濟公道：「雖然這事由吾擔承，但投遞奏折，仍須你去的。」張三道：「投遞到什麼地方去呀？」濟公道：「就是吾昨天給你說金純甫那裡。他是當朝權要，皇帝最信愛他，這道奏章須得由他遞進去，在皇上跟前說幾句好話，才能敷奉准。」張三道：「這事我一個人那裡做得到？」濟公道：「你只須把奏章使他收了，餘外的事都由我一個人擔承，不干你事了。只是這人最歡喜錢財，他必定要把你呵嚇。你照昨天的不動聲色由他呵嚇，莫要膽小，他自會收你的。」張三領諾，吃了早飯，背上折匣，跟著濟公出門，一徑往東而去。轉了兩個彎，就見一座大院子，牆屋高聳雲霄，統共有二百多間房屋。濟公指著道：「這就是金純甫住宅，吾就在這裡候你消息。你莫要見了他生出懼怕之心，千萬千萬！」張三點頭應允。

轉到前面，見旗桿矗矗，旗幟飄揚，門前一個豎頭匾額紅地金字，上寫著「聖恩賜第」四個大字，四扇大黑漆門關閉著，右邊開著一扇邊門，門房裡面坐著個半老家人，在那裡看書。張三走進門，抱拳一道辛苦，那家人倒也和氣，開口問道：「足下那裡來？」張三道：「從平望鎮張欽差行轅中來。」那人聽到「張欽差」三字，就把張三上下一打量，說道：「足下是張欽差的紀綱嗎？失敬失敬！」張三道：「豈敢！閣下尊姓大名，還沒請教。」那人道：「吾姓孔名長貴，足下尊姓大名？」張三道：「兄弟姓張，排行第三，所以人家叫吾做張三。」說話之時，濟公早已來至門外，在門縫裡張著。那孔長貴待張三說出姓名，就拖了一把椅子請他坐下，問道：「閣下此來有何貴幹？」張三道：「吾們主人有個奏折在此，須求金大人代遞，所以特差兄弟前來。敢煩老兄轉稟金大人，賜吾一見，吾有話說稟。」孔長貴聞言，躊躇了半晌，欲言不言。張三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見此光景，忍耐不住道：「老兄有什麼話說，盡管說來，切莫吞吞吐吐。」孔長貴道：「你們大人既要求鄙主人代遞奏折，必然知道他脾氣的，這一回有什麼人事帶來孝敬他？」張三道：「這卻沒有。」孔長貴聞言，連連搖頭道：「吾同閣下雖然是初交，但吾從前也曾在張大人手下當過差、吃過飯的，不敢不老實告訴你：吾們主人無論什麼人求他什麼事，須得先有大大人情方肯應允；如若沒有人情，休想求他。吾看你不如回去，把這情節稟明令主人，備了人情再來罷。」張三道：「吾這個奏折是開倉賑濟的事情，耽延不得日子的，那裡能毅回去了再來？這件事只好求足下格外承情，方便方便。」孔長貴道：「不能，他是天生的貪惡，牢不可破的。吾們吃他飯，在他手下的，那裡勸得聽、說得進！」

濟公在外面聽到這裡，一想道：張三口辯不如他，照這樣辦法，連要見金純甫的面，今天也還不能哩！待吾如此如此，用個法兒罷。想罷，從階石上走下來，念了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和尚來化齋了。」說罷，就走進邊門。張三見是濟公，正要開口叫他，濟公忙把頭亂搖。張三會意，就轉口道：「和尚那裡來？」孔長貴忙攔住道：「吾們談公事要緊，不必去問他。這裡門第富貴，一天不知要有多少和尚來化齋，待吾給他一升米，讓他走罷。」說完話，就叫一聲：「來人！」只見裡間屋中答應一聲，走出一個青衣小使，站立一旁。孔長貴吩咐道：「你去取升米給和尚罷。」那小使答應了。去不多時，把米取到濟公面前，要遞過來，濟公一擺手道：「吾不是要化一升米的和尚，不要不要。」孔長貴道：「你到底要多少呀？這裡一天不知道要來多少和尚，如若都像你一般，都不好開發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吾這和尚異乎尋常，比眾不同，那好把那些尋常和尚比吾？」孔長貴笑道：「你有什麼本領，敢在吾面前誇這大口？」濟公道：「吾第一能知人家過去未來之事。」孔長貴道：「你既有此本領，就把我的過去事、未來事，說給我聽。如若說的不差，吾就多給你幾斗；若要說的差了，吾一粒也不開發。」濟公道：「好，吾先給你說過去之事罷。你在三歲春間死下親生母，你父親翹生續娶趙氏，過門之後，終日把你亂棒痛打，你父親又庇護你後母，打得苦不勝吉。到了五歲；趙氏生下兒子，就把你送到生母舅家住著，幸虧你舅舅好，把你好好養著，又送你到書房讀書。到了□歲，你後母死了，方才送你回家，父子三人一塊兒過活。到了□五歲，你父親又死了，家裡沒飯吃，你只好做生意，起初做的是米舖子，後來又調到布店生理。到了二□三歲，你即成了家。到了二□八，因為店中虧本，主人疑心你，就把你辭歇。你出了店，就由你舅舅薦到張大人那裡當差，其時張大人只做個縣官，看你勤慎，頗看得起你。到了三□一歲，張大人當了京官，就薦你到游大人那裡；游大人不合意，你就出來，到金大人這裡來。直到於今二□年來，就是一步好運。現在一個月內有一件大禍，連性命都要送去。」

孔長貴見濟公所說毫釐不爽，竟像親見的一般，心中實在佩服，口中不住的說「是是是」，「不差不差」，及至後來聽到這一個月裡有喪身之禍，就大驚失色道：「你的話可是真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那個敢騙你？」孔長貴起身道：「好解救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怎麼不好解救！這是須得件大大陰功，或保全人家功名，或保全人家性命的事，方可解救。」孔長貴道：「這種陰功如何積得？先沒這個機會，如何是好？」張三在旁道：「孔兄如要積件陰功，就在吾一人身上。」孔長貴聞言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如何到在你身上？」張三道：「吾這個奏折，是張大人因擅動了倉谷，救濟被水難民，因一時措手不及，不得不丟著自己功名，違例冒險，這件事惟有你家大人可以挽回，所以專誠來拜求。此刻閣下若能進去代求金大人，使他老人家肯把這折代遞上去，再在皇帝爺面前說幾句好活兒，一者張大人可以保全功名，二則那些百姓也救活了，豈不是件大大陰功！」那孔長貴本是金大人的心腹，平日間言聽計從，他方才並不是真心，是有意為難，想給主人爭一分重人事，報答主恩。現在聽了濟公一席話，又聽張三把這所以上奏折的緣故說明，他到底自己性命要緊，那裡還顧及主人的人事，忙說道：「不差不差，吾去說來。」濟公道：「且慢，吾和尚給你說了半天的話，一粒米也沒給，你先把吾開發了，再做你的事罷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然裡面跑出一人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